

# 窗下有清风

□张君燕

繁盛的绿荫,挡不住炙热的阳光;悠扬的音乐,盖不住聒噪的蝉鸣。

再没有哪个季节,像三伏天的气温一样,让人坐卧不宁。空调固然是昼夜不停,然而久了,空气不流通,不免感觉憋闷、难受,似被湿毛巾捂住了口鼻一般,呼吸倒是可以勉强为继,只是湿热阻滞,不能畅快。

窗外的树叶突然翻动几下,继而树枝也跟着摇摆起来,这才发觉,刚才所见并非幻觉——风,确实来了。遂欣然推窗,立于窗前。一开始,风是干热的,像冬日里干枯的双手摩挲脸颊,干涩。渐渐的,风里有了凉意,还裹挟着阵阵潮湿的气流,捎来了雨的信息。果然,片刻之后,大雨如约而至。

大雨转瞬即逝,却又酣畅淋漓。雨过天未晴,暑气暂时消退,微风拂过竹林、树梢以及盛放的月季、芍药,夹杂着残存的雨滴扑面

而来,沁凉、清爽,让人的精神为之一振。

少年时,曾经历过无数个这样的夏日。连日高温,寝食难安,渴望着下一场大雨,换来一晌安眠。有雨的日子终究是少数,大部分时光酷热难耐。空旷的院子里,铺满白花花的日光,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。奶奶坐在床头的凳子上,安静地做着针线活,偶尔抬眼,轻声笑着说:“睡吧,心静自然凉。”

许是奶奶的话起了作用,许是午后的时光太过无聊、漫长,不知不觉,我进入了梦乡。梦里有被浓荫遮蔽的天井,有刚从水井里打捞上来的西瓜,有从花丛里吹来阵阵带着香甜气息的风。没有燥热,只有一片清凉。迷迷糊糊地翻身,睡眼朦胧中,奶奶坐在床边,对着我轻摇一把蒲扇。

时光流转,又是一年盛夏,我站在窗前,无比想念窗下那一缕清风。

# 水中清欢

□贺兰山

爱上游泳,也有些年头了。这两年,因为疫情,中断了的健身房几乎没再去,倒是和朋友相约到一处安全的天然湖水里游泳,很是畅快。

早晨是清凉的,暑热还没有上来;早晨是安静的,一切沐浴在晨曦之中。路上是安静的,高楼大厦也是安静的,只有绿树枝叶繁茂,只有红花开的喧嚣。早起晨练的人们陶醉在轻柔的音乐里,舒缓地重启一天的光阴,音乐一改夏夜的浮躁和狂热,欢快的晨鸟在枝叶间飞来跳去,叫声清脆悦耳。

长长的柳堤,飘逸的丝绦氤氲着一弯碧水。湖水在晨雾里泛着涟漪,朦胧缥缈。1300米的南北距离,畅游一个来回是不少晨泳者的固定项目,我起初不敢游一个来回,怕体力不支,在无数次遥望南岸、无数次的期许之后,总算征服了自己,征服了南岸,完成了南北大穿越。

人在水里,就像鱼儿入水一样自在。人,地球上最高级的动物,平时总是站着、坐着或者躺着,可是在水里就不一样了,姿势不再限于站、坐、躺,身体是可以随意折叠的,就像婴儿在母亲的胎盘里,可以360度舒展和旋转。

划动碧水的时候,水在身边流动,温湿润润、柔柔滑滑的,水的柔波亲吻着你、缠绕着你、抚摸着

写杨贵妃沐浴的诗句涌上心头,“温泉水滑洗凝脂”。我想,大唐华清池的温泉水也莫过于此吧。

闭上眼头部入水的一刹那,眼前会呈现出海市蜃楼般的画面。这画面,是由远处的群山和面前的高楼大厦折合而成,在入水的瞬间,与水面交织处形成一条白线连接了天上人间,水天一色,美轮美奂。

南北大穿越一圈,游兴未尽,舍不得离开。这时,我喜欢仰卧在水面,看深邃的天空,一个人发呆。躺在水面上的时光是唯美的,是舒服的,是物我两忘的。静静地躺在水上,5分钟、10分钟,甚至更长时间。或闭上眼睛,听水流的声音,感受水波的涌动;或睁开眼睛,看偶尔在眼前飞过的小鸟,数着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。还可以看蓝天白云编织的画面,任眼前流水般光阴虚度,这时的心情无比宁静与安详。

水面如此浩瀚,然而天空苍苍似锅盖,把无垠的水面裹挟得严严实实,天地真大呀,而这时候的自己在水面上晃来荡去,在鸟儿的视野里一定是渺小的,像一叶扁舟或一片树叶,渺小得微不足道,相对于大海,我算得了什么?相对于天空,我又算得了什么?

躺在水上,看鸟儿飞翔,观云卷云舒,与天空对话,我且享用这难得的水天美景。

# 诗歌欣赏

## 今夜,不再等你

□王夏

如果,你在银河中为圆月搭一架桥  
我就是月色里衔来连理枝的鹤仙  
如果,我在葡萄树下纳一处清凉  
你就是耳边流闪着蜜语的呢喃  
原本,你我是瞬间过客  
只因那一瞥  
成了千年不化的两座冰山  
因为想念,星空下的城池  
四周湿润,片片浸染着心田

记忆,一辈子搁浅  
今年的夏天和往年不同  
相见的距离更加遥远  
我只好浅浅的雨中  
惊艳期盼,偷着下凡

一杯浊酒,几滴清辉  
一片花瓣,几丝香甜  
往事在青春的旧匣里  
只要打开  
便会泪珠涟涟

虫儿还在吟唱  
玫瑰依然怒绽  
你是一棵挺拔的木槿树  
我是树上初开的花儿  
柔嫩粉红,滴进酒盏  
你微醉着挂起犁把  
和彩虹,在田埂地头  
耕耘着明天  
我保证:今夜不哭  
只给你讲相见路上的喜悦和维艰

今夜,月色沉寂  
今夜,不再等你  
疫情还在民间  
我俩和炊烟中的人们一起  
戴着口罩,守望甜蜜  
守望蓝天

## 那夏夜(外一首)

□秦宏林

曾经的夏夜,很美  
有爸爸的摇椅  
有妈妈的芭蕉扇  
还有萤火虫提着灯笼飞越竹篱

那夜  
玩指星星过月的孩子有几何  
我只猜英子一猜一个准

### 那天,差点把她当成了她

我坐在大厅  
她站在檐下  
雨在下  
我在看她  
她在看雨  
雨在下

伞,是身外之物  
阳光,这雨季的奢侈品  
如果能刚好照在她年轻的脸上

## 父亲的廉洁往事

□王东

父亲梁堂钧是一位退役军人、老党员。父亲在部队工作时的一些真实故事,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1937年,父亲出生于河南省辉县薄壁镇新庄村。1956年,父亲参了军,先后在上海、北京等地空军驻地服役。在部队,他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,努力适应空军地勤部队战备要求。

父亲1959年7月1日入党。入党后,他始终以党章指导自己的行动,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,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,吃苦在前,享受在后,克己奉公,多作贡献。他所在的部队是某导弹部队的前身。在部队,他的职务是营部食堂管理员,管理一大一小两个食堂。在他退役的最后一年,部队一部分人员开往四川,一部分人员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农村建设,父亲选择了回乡支援农村建设。在他退役之前整理核算单位的伙食费收支情况时,发现有500余元结余款,那时候的500元可不是小数目,虽然当时单位没人过问结余款的事情,但父亲仔细核对后,将500余元伙食费结余款全部上交。他说:“那时候我的津贴每月55元,还算是比较多的。一个参军多年的老兵每月津贴才六七元钱。虽然那时候没人管这些事情,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,不能在这方面犯错误。”

父亲出生在旧社会,经历过苦日子的伤痛。他成长在红旗旗下,感受到新生活的甘甜。面对钱财,他不仅不会中饱私囊,而且还经常拿出自己的津贴帮助困难士兵。有一次,父亲看到一位辽宁籍老兵躲在角落哭泣。原来,他家里来信称父亲病重,想让他回家看望,如果不能回去,就寄些钱回去给父亲治病。老兵每月津贴六七元钱,哪有钱往家里寄?士兵有了困难,又不敢上报给单位领导,怕影响不好。晚上,父亲找机会把那封信拿走,按地址把自己的120元钱给老兵家里寄去。过了些日子,老兵家里人来信说他父亲病好了。这时候,我父亲做的这件好事才被大家知道。

父亲不求名、不求利,甘做“无名英雄”。在工作、生活中,一直保持老党员、老军人的本色。

2016年,父亲获得河南省委颁发的“中原先锋”七一纪念章,这枚纪念章是省委对50年以上党龄的老党员几十年来忠诚党的事业的敬重和肯定,也是对父亲的褒奖。

去年,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,父亲获得了中共河南省委颁发的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。

我家大门边挂有两块牌匾,一块是河南省人民政府颁发、退役军人事务部监制的“光荣之家”,一块是马村区委组织部颁发的“党员之家”。2019年家里拆除旧房重盖新房的时候,我把这两块牌匾摘下来,用报纸包好,用塑料袋裹住,再用绳子系好,放在柜子里保存起来。2020年,新房子盖好后,我把两块牌匾端正地钉在大门边上。我知道,这是父亲的光荣,也是我们全家人的光荣。